

□刘雨涵

“如何平衡你的家庭和事业?”最近刚刚开播的新剧《我们的婚姻》中,白百何饰演的沈慧星决心从全职妈妈重返职场时,面试官提出了这个问题。再往前20年,这都不太能成为问题——男主外,女主内是显而易见的答案,如今,它却成为一个难题。影视剧中反复抛出这个问题,讨论着、控诉着、争执着,最终以一个彼此退让、相互和解的大团圆结局收场,但是仍然难以平复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焦虑。因为这道婚姻困局的难题,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解法。

《我们的婚姻》中的四位女性角色展示了四种生活模式:高叶饰演的黎小田是单身贵族,在职场冲锋陷阵而没有后顾之忧;蒋欣饰演的董思佳是职场妈妈,有老公李宇文当全职爸爸安顿家庭大后方,她自豪于“从来没有因为孩子的事情请过一天假”的全勤率;曹曦文饰演的蒋静是全职妈妈,有着“把照顾孩子当工作,把老公当上司”的思想觉悟;白百何饰演的沈慧星是一位决心脱离全职妈妈角色、重返职场的女性。

其他三人都有着自已明确的阵地,只有沈慧星看起来最撕裂。她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是天生不羁、爱自由的摇滚女青年,在有了孩子之后选择回归家庭当了6年的全职妈妈,安心相夫教子。直至孩子要上学前班之际,沈慧星打算重返职场,这时婚姻的天平开始失衡了。职场上她面临质疑:“6年的空窗期还能跟上行业变化吗?”“可以接受出差吗?”“如何平衡你的家庭和事业?”她疑惑地反问面试官:“如果是父亲,也要回答这个问题吗?”即便有着曾经光鲜的履历,6场面试被拒还是让沈慧星败下阵来,甚至不介意从实习生做起。

家庭中,沈慧星的老公盛江川有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自封为“好男人指南”,凭一己之力带领全家实现消费升级。可在家里,他醉酒后连马桶都找不到,是个连网线也不会安装的小公主”。面对沈慧星的工作诉求,他跳脚,“谁管家,谁管孩子,这日子怎么过啊?”他嘲讽,“这么多年太让着她了,哄得她自以为是得没边了。”到底应该由谁留守家庭?盛江川以自己“实力不允许”为由推辞,孩子的生、喂、养、带都需要妈妈亲力亲为。

对安于贤妻良母身份的蒋静来说,不存在职场选项的干扰,但是她的卑微和憋屈也得自己承受。为了能够让爸妈出趟国,蒋静通过故意摔伤腿的“小心机”来达成目标,在她看来,“人之常情就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是全职妈妈的痛点”。当自己没收入只能伸手要钱时,花在孩子身上的钱还好说,花在自己身上就要找借口,花在娘家人身上,“简直跟伸手要钱的乞丐没什么两样”。

前段时间的电视剧《完美伴侣》,通过剧中的两对CP,展现了女主外、男主内和男主外、女主内两种生活模式,可是不管哪一种,都要面临鸡飞狗跳、彼此掣肘的处境。高圆圆饰演的陈珊是忙到飞起的精英律师,张鲁一饰演的孙磊几乎成为家庭主夫,放弃了追求事业,只求能够有空带娃。为了按时接孩子,孙磊早退、请假、旷工,屡次被辞退,让陈珊愤懑他的不争气,希望老公能燃起事业上的斗志。而作为成功人士的林庆昆,即便有着再优渥的经济基础,也安抚不了全职太太吴敏的不安和缺失。面对长期出差的老公,吴敏歇斯底里地寻求陪伴,而林庆昆连妻子发来的语音消息都懒得点开。父亲离世,儿子食物中毒住院,自己流产,这些事件林庆昆都是缺位的,只能由吴敏一个人应对。在这样的丧偶式婚姻里,吴敏心灰意冷地退出了。

在《人世间》的那个年代,男人挣钱、女人顾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郑娟照顾了周家一家老小,她的付出和操劳让人心疼,同时也被歌颂为“好女人”。而追求自我的周蓉,将女儿的抚养重任交予他人,会被扣上“自私”的帽子挨骂。现在,原本天经地义的事情有了疑问,那么,“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这不再只是对女性的发问,男性也越来越开始感受到这个问题的压力。作为家庭主夫,《我们的婚姻》中的李宇文、《完美伴侣》里的孙磊处于社会鄙视链的底端。既要面对他人的鄙夷,又要受到家人的数落。像盛江川和林庆昆这样的所谓成功男士,也不再是只要挣钱回家就能安然当甩手掌柜了,没有照顾到妻子的职业诉求和心理诉求,家庭同样会分崩离析。

影视剧有着对现实的戏剧化,同时也有简化和理想化。这些剧集中所聚焦的往往是精英阶层,家庭年收入动辄百万、千万,可以毫无压力地请保姆、请育儿嫂,即便一方没有收入,也可以让家庭生活维持高水准。重返职场后,有人凭借高学历找到不错的工作,有人出来创业还有前夫来当天使投资人。而纠结了几十集的家庭和职场矛盾,在大结局时突然迎刃而解,家庭不必再为此费心,事业也迎来曙光,美好得让观众觉得有些不真实。

对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并不是成为“独守家庭的孤岛”还是“职场打拼的战场”二选一的问题,而是在两边的拉扯之中不断摇摆、消耗精力,说不定还要面对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那般指责——“饭是电饭锅做,衣服是洗衣机洗,有什么可辛苦的?”以前的婚姻男女双方各站天平的两端,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实现了平衡。而现在每个人都成为一架天平,家庭在这端,职场在那端,如何再次实现平衡,还是一个要继续摸索的问题。



电视剧《我们的婚姻》剧照



□师文静

著名编剧坂元裕二去年很勤奋,创作了电视剧《大豆田与三名前夫》和电影《花束般的恋爱》,前者探讨四十岁女性怎么处理情感问题,后者写的是大学毕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东京爱情故事》过去30年之后,坂元裕二依旧在写年轻人的情感,难得的是依旧懂得当下的年轻人,细腻的笔触深入爱情的幽微之处,剖析一场令人心动的爱情如何发生又如何消失。《花束般的恋爱》定档2月22日上映后,不少观众直呼,这才是真正的情人节档影片。真正令观众感受相通的爱情不会发生在车祸、失忆、癌症的桥段中,一定是发生在平平无奇的日常生活中。

《花束般的恋爱》中,菅田将晖饰演的山音麦和有村架纯饰演的八谷绢因错过尾班车而相遇,在深夜咖啡馆聊起文学、电影和音乐,发现两人的喜好竟奇迹般相似,瞬间坠入爱河。但随着生活的推进,生活的琐碎又让他们对爱情和对待彼此的期待落空,那不如干脆好好分手,花束般的恋爱开花不一定非得结果。

多么平平无奇的爱情故事,但被“细节大师”坂元裕二写得别致又抓人。八谷绢一个人过得丰富而充实,期待着去看天竺鼠和木乃伊展览,还写着名叫“大学生与拉面”的博客,她不小心错过末班车,只能睡网吧凑合一晚,面对超级糟糕的一天,在心里开导自己比2014年世界杯巴西队的球迷幸福多了。山音麦的生活平平无奇,偶然在街景地图上发现了自己,成为生活中最令人激动的事情,其次令人兴奋的事情是可以去看天竺鼠展览。八谷绢又一次错过末班车,在车站遇到了山音麦,随着逐渐了解,他们发现彼此是世界上另一个“最像自己的人”。两人拥有相同牌子的鞋子,各自书架上摆着相同的书籍,喜欢相同的展览,在穗村弘的诗歌、押井守的电影、今村夏子的小小说、蘑菇帝国的歌声中,找到微小而又独特的共鸣。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爱上了我,奇迹般的相遇、怦然的心动,这就是百分百的纯爱故事。但写过男主角和女二号走入婚姻的坂元裕二,怎么可能写一部纯爱剧,“百分百女孩”和“百分百的男孩”相爱的后续也不会走入车祸、失忆、癌症的故事套路,坂元裕二讨论的是离开了校园到进入稳定的婚姻之前这段人生黄金期,是能坚持做最舒服的自我,还是接受社会生活缓慢的蚕食而顺流而下呢?

山音麦和八谷绢爱情最稳定的时候,生活的压力接踵而至,纯爱片转变成现实片。不出去拼命挣钱,就没有办法继续买书、看电影,而走进职场的山音麦慢慢变成工作的俘虏,无休止的加班,无休止的工作量扑面而来。那些从不看今村夏子的小小说和押井守电影的人,却是山音麦的客户,是能让他挣工资的人。社会鞭打着山音麦,他慢慢变成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机器,最喜欢的漫画只买到了第七卷,再不关心接下来的故事。生活压力不断改变着山音麦,裹挟着他逐渐离开与八谷绢的共同轨迹。而八谷绢做着一份不上不下的工作,保持着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做最舒服的自己。一个人卷入无休止的工作与挣钱的生活,一个人想最大程度保持自我,谁也无法劝说谁,在错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复映后,两人发现彼此已距离很远了。让他们彼此建立关系的微妙共情能力消失后,两人在很多事情上很难再共鸣,八谷绢会为去世的博主哀伤不已,山音麦为朋友的离世感到忧伤,但两人却不能彼此共情。坂元裕二也让两个角色认真真地去讨论降低生活的标准,走入人生的规定程序,结婚,生孩子,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但相比一个人的孤独,两个人的寂寞更让人难受。两人最终认真真地分手,两人的绚烂爱情只剩下街景地图中的一张照片。影片很有耐心地揭开隐藏在生活中的爱情细节,剖析一段华丽爱情从绽放到凋落的过程。

当不少爱情片还在执着通过车祸、空难、癌症、失忆等来刻画其惊世骇俗、刻骨铭心时,坂元裕二又用他冷静的笔触写出了爱情的本质,爱情不是走入婚姻的基础,在爱情的词典里不应该存在彼此妥协和让步,甚至爱情都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它在生活中神奇发生又迅速凋落。“这世上的夫妻,不都是会慢慢忘记恋爱的感觉吗?”爱情是不可靠的,那些惊世骇俗的爱情更是不可信的。如果爱情不可信,人还能依托怎样的情感关系来生存?坂元裕二在《四重奏》《最完美的离婚》《大豆田与三名前夫》中,探讨了各式各样的人类亲密情感关系。

爱情主题的故事最主要的消费者是年轻人,但现实社会中,年轻人越来越难以遇到“花束般的恋爱”,工作疯狂加班、挣不到多少钱,大多数年轻人的亲密情感关系其实被婚前房产协议、金钱关系所取代,甚至很多年轻人选择不谈恋爱也不急于结婚。而国产电影那些失忆、车祸的套路模板,不仅脱离了爱情,也早就脱离了当代年轻人。如果你还想看爱情片,还渴望爱情,不妨去看看《花束般的恋爱》,它告诉你爱情是什么,它是怎么发生的,怎么消失的,主人公又是如何平和、互相理解地一起面对爱情消失的。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徐静 美编:陈明丽

●
●
●
一期娱乐

剧里那些婚姻困局